

【台灣文叢】

奇情與俗情

李敖選集

許以祺選

台灣文叢



奇情與俗情

——
李敖選集

許以祺選

文藝風出版社

本書編輯 思 甘
版式設計 陳未紓
封面裝幀 寧 健 斯 卡

奇情與俗情——李敖選集 台灣文叢 許以祺選

著 者 李 敖
出版者 文藝風出版社
LITERARY TREND PRESS
香港九龍洗衣街245號地下
發行者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域多利皇后街9號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9 Queen Victoria Street, Hongkong
承印者 陽光印刷製本廠
香港柴灣嘉業街10號益高工業大廈12樓
版 次 1989年6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ISBN 962-286-012-5

© 1989 Literary Trend Press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 Kong

《台灣文叢》編輯委員會

編委·（按姓氏筆劃排列）

也 斯 水 晶 白先勇 李歐梵 非 馬

周策縱 施叔青 洪素麗 洪銘水 侯榕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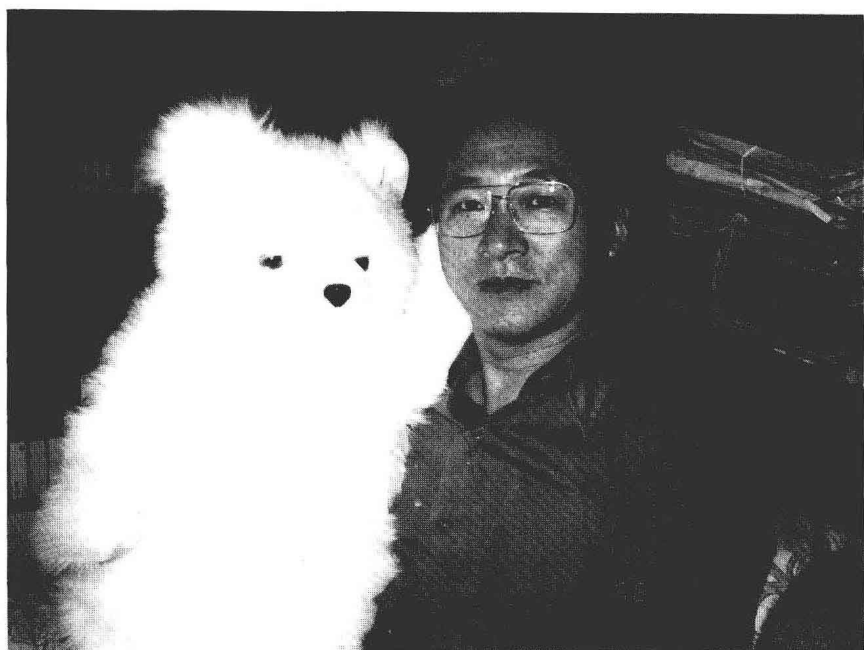
夏志清 馬漢茂 唐德剛 曹又方 莊 因

陳若曦 許達然 張 錯 彭邦楨 喻麗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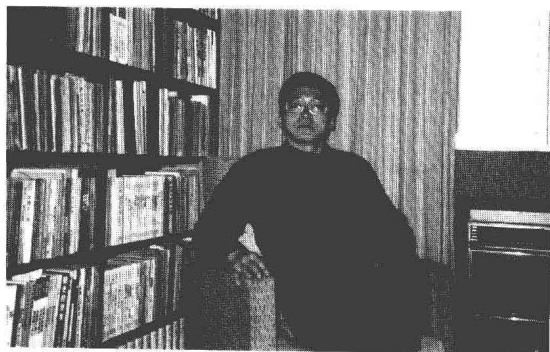
葉芸芸 葛浩文 鄭愁予 劉紹銘 戴 天

叢 甦 藍 菱 聶華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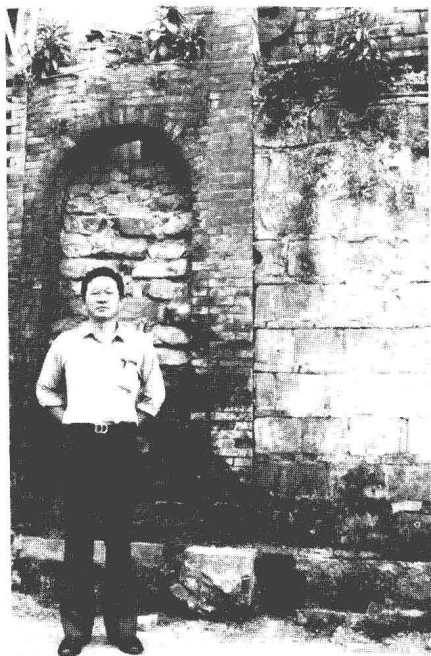
主編·潘 榮



● 李敖近影



● 書房裏的李放
● 李放的藏書





我認識的人越多，
我越喜歡狗。

一九八七年十月四日，

李敖在台灣

漆黑的隧道終會擊穿，
千仞的高崗必被爬上，
當百花凋謝的日子，
我將歸來開放。

一九八〇年寓廿三年前預言詩



● “我認識的人越多，我越喜歡狗。”

●● 李敖手迹

目次

1 序（許以祺）

2 附：「鐘聲無恙我將歸」（許以祺）

7 我將歸來開放

9 紅玫瑰

12 老年人和棒子

25 粗談中國知識分子五病

30 大慈大悲李敖菩薩

35 由不自由的自由到自由的不自由

39 看誰文章寫得好？

43 蝙蝠和清流

47 美人的死和英雄的死

163	李敖自述年表
151	楊振寧的岳母爲何投共？
150	懷嚴僑
143	附：李敖給胡適的一封信
111	我最難忘的一位老師
81	孫中山向清吏下跪求饒
79	附：老兵
69	爲老兵李師科喊話
63	且從青史看青樓
55	大中華·小愛情
51	奇情與俗情

序

許以祺

李敖是今天在台灣最受爭議的人物。他的特立獨行與非凡膽識造成他傲世無羈的態度。海內外對他的褒貶也是極端的。他在審思密察中國歷史後，對中國的知識分子以及他們營造的文化提出了嚴厲的批判。他為中國知識分子指出歸向，為他們建立苛刻的標準，也促使他自己做一個真正的人。他驚世駭俗的等身著作是值得每一個中國人注意及思考的。

李敖的文字火候已達到純青的程度。他曾自譽為五百年來白話文寫得最好的人。他對資料搜集及運用能力也極自負，再加上他獨特的文字包裝技術與對敵對勢力不屈不撓死纏到底的精神，使李敖成為中國知識分子中的一個異數。在政治導向方面，李敖在台灣也是執牛耳人物。早年已捲入雷震、殷海光、彭明敏諸案，為黨外的先鋒人物，他坐七年大牢的罪名就是「台獨」。他的寫作思想歷年來雖有改變，但在基調上總是以反封建，爭自由民主，及反國民黨專政為主，其執着程度已遠離任何人的想像範圍。

此選集收集了李敖近廿年來的作品，以思想學術為主，絕少火藥氣息。他在一九八四年以後的文章絕大多數被台灣查禁，能有此機會結集出版應感謝「文藝風」主編的努力及雅量。台灣封殺李敖的力量畢竟無法伸及香港。

一九八二年李敖二次出獄時，我在香港曾寫過一篇感觸文字，今天讀來仍代表李敖重要方面的風格及理想，特刊於後作為本序的另一部分。

一九八七年十月於香港

附：

「鐘聲無恙我將歸」——李敖二度出獄有感

許以祺

李敖是一九八一年七月第二次被關進台灣牢裏。那年一月，我有些雜事去台北。有些念着他，就決定去土城監獄看看他，那天倒是晴天，暖暖的太陽使人幻覺春天已經來到。我叫了一輛計程車直放土城。滿以為到了土城鄉下可以吸一些清新的鄉野空氣。誰知計程車一路駛去未出台北就到了土城，原來這兩個城鎮已連了起來。土城滿街競選的招貼又污染了視野，換來我一肚子不高興。到了土城監獄，李敖又不肯出來會客，獄警說「他在黑暗裏尋找光明」。後來想想，何必去看他呢？真要是見了他又能說些什麼？

在回來的路上，憶起一九七九年在台北金蘭大廈看他的情景。離再前一次看他已忽忽十五年。我們談了幾個深夜。他瘦了些，却精神抖擻。表面上仍然童心未泯，骨子裏却深沉得很。我看他很怕冷，穿的出奇的多。後來知道他的胃也不好，同他的關節炎一樣，都是七年在牢裏造成的。我問他牢裏的日子可好？他嘴角帶動一下，沒有笑，就岔開話題談別的。後來我忍不住又問他，他長長地看了我一會兒，指着客廳裏的鋼琴說：

「這是我在牢裏賺的錢爲我女兒買的！」

「在牢裏能賺錢？」我詫異地問。

「我爲其他的牢犯寫狀子。」

「能賺這麼多？」

「其實賺的不止此數，其他的都分給難友了！」

我知道李敖常接濟他所同情或佩服的人。不過聽他自己提起，還是第一次。此後他再沒同我談過牢裏的

事情，當然更談不上他的感觸了。他把牢裏的事看成很私己的，不願別人共同負擔。同李敖作泛泛之交很容易，他對世俗的興趣也大。但總要同他深交而且觸及他的靈魂時，才能真正喜愛他。他的一首舊句很能道出箇中三昧：

「何必空杯容索寞？何不杖酒打山門？醉眼未開開應笑，笑請朝陽斬黃昏。」

今天在台灣及海外的知識分子多數都養尊處優了。大家很忙，只能用閑情來關懷魏京生、劉青。也只能以「冷靜」、「旁觀」的態度看「美麗島事件」、「陳文成事件」，並以此態度為驕傲。不論正反，知識分子已經失去了參與的熱誠，更不必談「捨生取義」了。知識分子的「漠不關心」已成了近廿年來的世界性氣候，形成了新的醬缸。假如說要找一個為理想、為原則死拼的怕不多，李敖却是一個。他的獨立特行孤零零地把自己與別人分開。近十幾年來，不論在牢裏牢外，他總像個走鋼索的江湖藝人，許多人等着看他的精彩表演，我總是替他擔心捏汗。他倒是藝高膽大、鬥志激昂，偶有失手也不氣餒。一九七九年他復出後，仍不改江湖藝人本色，走他自己的鋼索。在這種情形之下，實在無法用常人的價值去衡量他。對他自己的價值，他是自負而肯定的。他的另一首舊詩就寫他自己的這種心境：

上帝所造皆鼠子，抬頭我欲笑天公。

冷眼白盡世間相，漠然無語傲羣生。

李敖常常用自己比耶穌。我同他說這是不能比的，耶穌的愛心怕只有神才有。他說同耶穌比受難總可以吧！我倒相信他同耶穌一樣都能揹十字架，不過耶穌是為世人揹，李敖只為自己的理想、原則揹，這也是神同人的分野。李敖畢竟是讀歷史的人，他對一切人和事都以歷史觀點出發。這是很可取的觀點。他的耐力、韌性或都源於此。他勤奮、重視自己的時間。他精力充沛、警覺性高、融會貫通力強。我總覺得他像一面鏡子，看到他會使人想到自己，反省許多事情。同他在一起，總使你覺得他負有重大的任務，也極待完成。他在另一首詩裏寫道：

烟塵迷漫千重霧，辛苦成失樓前樹。
達者無爲無不爲，且爲後世鋪長路。

一九八〇年再去看他時，他說他正在寫有關譚嗣同的歷史長篇《法源寺》。他滔滔不絕地講譚的滿腔熱血，他悲天憫人憂國憂民的胸懷，以及譚的文學造詣。「戊戌政變」失敗後，不願逃走，寧可以死酬國，在菜市口被清廷斬首時毫不畏懼，從容就義。李敖當時講得很激動。這種事本來就是使人感動的，但對李敖，却不止此。你會覺得他是在身體力行。那天我們談得很晚，第二天一早他就來了，帶來一個扇面送我。他記得我曾要他在我的杭扇上寫幾個字。想不到他抄了一整扇面譚嗣同的詩給我。前首八句頗能表達李敖自己的情懷：

無端過去生中事，兜上矇矓業眼來。

燈下骷髏誰一劍，尊前屍塚夢三槐。

金裘噴血和天鬥，雲竹聞歌匝地哀。

徐甲儻容心懺悔，願身成骨骨成灰。

早在六十年代初，我就說李敖最大的特點就是他的鬥志。廿年後，本性未改。許多人說李敖這樣下去遲早是一個悲劇角色。看他的詩，看他對譚嗣同的仰慕，好像他自己也有準備似的。他不止一次對我說，你們這些在外面的知識分子是中國的精英，但是你們爲中國做了些什麼？這是李敖對我們的期望，而我們對李敖的期望是什麼？李敖第二次入獄，多少人覺得他是自作自受，多少人道聽途說，落井投石，我們連起碼的把人同事分別開來都做不到。我們在乎的還是私人恩怨，不是原則支持。

苦心豈免含冤怨？求全難燃已死灰。

如今那復滄海日，鐘聲無恙我將歸。

李敖廿年前寫這些句子時，可能是爲情而寫，正像他寫的其他東西一樣，併發強烈的歷史感。在今天再

讀它，仍可在不同的層次裏揣摩他的意義。「鐘聲無恙我將歸」，二月初他出獄歸來，立即舉行了記者招待會，大爆監獄黑暗內幕。他說六個月的黑牢不是白坐的，他看了一卡車的書，寫了卅萬言，出了六本書，完成了一篇十萬字的小說。

這就是李敖，旺盛的精力，激昂的鬥志。對於他，我們能說什麼？

一九八二年二月底於香港

三月十六日台北《政治家》雜誌初載

● 我將歸來開放

——二十三年前的預言詩

因爲我從來是那樣的，
所以你以爲我永遠是那樣的。
可是這一回你錯了，
我改變得令你難以想像。

*

壞的終能變得好；
弱的總會變得壯；
誰能想到醜陋的一個蛹，
却會變成翩翩的蝴蝶模樣？

*

像一朵入夜的荷花；
像一隻歸巢的宿鳥；
或像一個隱居的老哲人，
我消逝了我所有的鋒芒與光亮。